

文註貫
通聯讀

繪圖白話四書

國語四書

◎論語卷之四

子路第十三

凡三
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

政不當責諸人。惟反求諸己。以興民行。勿徒以言教也。必躬行以

先之。

正已率物。民自觀感而興起矣。以作民事。非徒以令驅也。

必親勞之。

率作興事。民自踴躍而赴功矣。子路易視之。而請益。

馬子慮其喜於有為。而難以持久也。

曰。

我何以益子哉。二者非一端可竟無一日可已。正恐勤始而怠終耳。勿謂民行已興也。所以先之者愈加勿

謂民事已舉也。所以勞之者愈力。持之久而愈力。持之久而無倦。

此我所以益子者耳。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

宰固有為政之大體也。衆職修廢。宰之任也。豈必事事親之。惟

先

分任

司

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參庶獻乎。反

赦

免

則刑不濫而民心悅矣。人才用舍。宰之任也。豈可淹抑不擢擢

舉

賢才。

有能者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亦修矣。仲弓以先

德

有司赦小過。易能也。慮賢才之不能盡。見知於我。故

之。曰。

用人一端。亦有至公至大之體焉。不必盡出諸已。而私之也。爾雖不能盡知。豈無爾所知者乎。持恐知而不舉。先虛此知耳。果

舉爾所知。

則爾知者。爾舉

之。人知者人。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哉。據此三者。以往。天下可矣。

○衛出公輒者夫子所不為也

子路

仕衛不知其非而設問

如假

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

先子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必也正名乎

蓋是時衛輒據國拒父不父其父而稱其祖而君臣之分亦未定故夫子云然

子路

率爾

之問名實不可紊也

正先立本君臣父子必也正名乎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正之流弊乎有名即有言名不正則

宣之言必不順

有言即事必無以

事既不成

則秦亂無序乖戾不和而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事考實而

事既不成

罰不中則避莫決而民無所措手足

名一不正而流弊之極至此

刑罰不中刑具言則無一之不苟可知

之必可言而順也

使可行而事成禮樂

也假令名不當其實而苟於興刑罰中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以正名為迂是欲以苟道為政也可乎哉由是觀之聖人之所以正名或非後人意計所及但據理斷之蓋能正名則為衛政不能正名是

不為政耳豈有權宜作用調停遷就於其間哉

○樊遲

學於夫子乃不請所當請而

請學稼子

微曉

老於農者知農吾不如老農

言農固可知

矣進不
悟又

請學為圃曰

者知圃

吾不如老圃樊遲

竟不請所
當學者而
農老圃而

請之乎

子曰也樊須

農圃者小人之事
樊須屑屑於此

小人哉樊須也

獨不以大人之學自為乎夫今日讀書
求志之士即異日出身加氏之士也禮

者大人所以整齊乎天下者也

上誠

而治躬臨民

則上以禮

者矣義者大
人所以裁制

天下誠者也

上誠

而行止舉錯

則上以禮

者以信者大人所
以固結天下者也

誠者也

上誠

各得其宜

則上以禮

者以信者大人所
以禮感

如是則四方之民

強負其子而至矣

莫敢有

則上以禮

者以信者大人所
以禮義信盡於上而敬

稼哉

而存主推行

則上以禮

者以信者大人所
以禮義信盡於上而敬

○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詩三百篇本

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考政治之

得失誦之者必達於政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諷諭誦之者必能專對今有人

方且竭農圃之力以

奉上無論不當稼亦

馬用

三百矣授之以政

方而措置亦

不達使於四方

因人成事而

不能專對夫

誦詩

嘗誦詩三百而不達不能無異也誦

詩三百不為不多矣而不達不能此

甚矣口耳章句

雖多亦奚以為

之未無異也

○子曰人之出身加民者不恃令而

恃身也正身者正人之本

矣民有秉彝自

然感發興起

其身正

不令而行

矣若其

身不正。而徒以之責人。人且有辭於我。雖令不從。

馬為人上者可

不端正本哉。

○子

有感於魯衛之衰而歎

曰

昔周公

康叔

封於魯

封於衛

也以今日

之政

言之祖功宗德。廢墜不存。舊章成憲。怠棄不守。教化陵夷。

柰壞適成其為夫

兄弟也。

可慨也夫

○子

慨世祿之淫侈而稱子荆以風之也

謂衛

有

公子荆

者以世室之胄。大夫之尊乃能善於居室。

而有恬淡之風焉。蓋子荆

本不以家計。始也器物用度。昔營心方其

之無者草草

有

矣。在他人必求盡。有而後快。荆則

曰

吾今且以已苟合矣。

聚

推其心雖止於少有。亦

有亦以是為足。而不復求矣。

不復望矣。及其既也器物用度漸漸

少加

備而

有

在他人必求患。備而後快。荆若

曰

吾今且已苟完矣。

且備

推其心較之。始有少有之時而已

以是為足。而不復求矣。

及其後也。器物用度充足有餘而富有。

然未必至於

曰

吾今且已苟精

美矣。

推其心較之。始有少有之時而已

過望矣。夫由合而完。由完而美。可

見循序而不生驟進之心。合曰苟合。完曰苟完美。曰苟美。可見有節而不生

求全之念。子荆誠善居室矣。使世祿之家而盡若斯。豈有怙侈滅義者哉。

○子

適衛

冉有僕子

見衛民之庶而歎

曰

庶矣哉。誠幸之也。抑應之也。

冉有曰

庶可

抑應之也。也必制田里。薄賦斂以

亦可亂也。

○子

適衛

冉有僕子

曰

庶矣哉。誠幸之也。抑應之也。

冉有曰

庶可

抑應之也。也必制田里。薄賦斂以

富之。

亦可亂也。

○子

適衛

冉有僕子

曰

庶矣哉。誠幸之也。抑應之也。

冉有曰

庶可

抑應之也。也必立學校明禮義以

教之。

教養具舉。王道備矣。豈

也必立學校明禮義以

止為衛策治法而已哉。

○子曰

世莫我用其以吾道為難行也夫我特不得國而治之耳

苟有委諸國而用我者

自暮度一年

月而整飭

修學廢墜朝野之間次第就理

已其康平

可也

積而至於三年則財足兵強教行民服而治功

有成矣

惜乎不得一試而徒託諸空言也

○子曰

世故之衰下多殘暴上恃刑殺以殺止殘而殘日甚殺終不可去也嘗憤古語有云

亦可以勝殘

暴之而刑

殺事矣

由今思之揆情度勢

誠哉是言也

繼相愷悌入於人心慈祥流為

風氣即未至

協和於變

人而刑

善人為邦

夫繼相

百年

能致

○子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馬縕懷至治能無穆然

深思澤然高望也哉

○子曰

人言從政亦知所以從政者身乎上而君下而民皆賴我身正之而必先問我身之正不正始

○子曰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

○冉子退

季氏之私求誤矣

其家事也

有政

而議之是以晏也夫李氏以國政而與家臣謀

雖不

於私室其專甚矣

子

佯誤不知而言此必

其家事也

有政

當與諸大夫謀諸公朝吾亦從大夫後今

吾以吾其與聞之。

夫子一言所以正名分抑
李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吾以吾其與聞之。

夫子一言所以正名分抑
李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一言之小
必於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雖然亦有之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

不易。

夫為臣且不易為君之難更可
知然正患其不知為君之難耳

如知為君之難也。

則心上畏天命下畏民
嚴兢業居心勵精圖治

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

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雖然亦有之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

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夫人君正賴輔弼之臣獻
可而替否耳今曰莫予違

如其言善而

莫之違也。

則君令臣共奉行德意

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

○葉公問政子曰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興喪之下敬肆之間而已矣

○葉公問政子曰

政以得民心為本
民在吾境內者

近者

也德澤不施怨謗作安望
悅乎今則歌至治樂太平而說在吾

遠者

也仁風未播漠然寡情安望
來乎今則想樂郊願歸附而

來

焉是豈知取而術謗之哉感應之

理然也其以實心行實政可矣

境外者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于

以其有近小之亂戒之

曰

躁急之人为而速責其能是欲速也子心需以從容持以悠久

無欲速

隱淺狹之人狃於卑近而昧於遠大此見小利也子心廣大其志意宏遠其規模

無見小利

馬蓋疏貴能遠必以漸而後可達存一欲

速則不達

矣所以無欲速也政期大成志大者不顧小持一

見小利

之則所失者大

大事

反不成

矣所以無見小利也夫遲遠各有定候非謂必不可速也欲速則速所不當速而患生小大在所乘舉非謂必棄小利也見小利則顧小失大而弊甚知此二者而去之則為政之道得矣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

之

夫子父且不底直何如乎

孔子曰

知有直而不知有父爾黨之直者如是乎若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

父

但盡義方之訓以冀其改圖外則

為子隱

之而不使揚於人父有過

子

但盡幾諫之道以望其遷善外則

為父隱

之而不使播於衆夫所謂過

直者揆之天理而正體之人情而安耳父

子相隱迹若非直然理順心安不求直而

直在其中矣

寧有貳恩之失哉

○樊遲問仁子曰

仁者心之德也心存而不放則私無所容而心德在是矣

居處

也偶即於惰慢則不恭而心放於居處之時矣必端

莊有恭

執事

也稍涉於怠忽則不敬而心放於執事之時矣必主一無適而敬

與人

也稍難以取偽則不忠而心放於與人之時矣必真實無妄而

忠馬是三者既無時之可離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為仁之功有外於此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先行已

士任重道遠不可苟也心立

志較

有恥非義非道之心則大德細行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不徒詞令之長而

已外不辱君本末全無玷缺而入材堪世用

兼該才德並著

已如此則內不辱

立本之地孝弟爲先其必克盡其實見信於人而

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

士固以才節兼全爲貴然節爲重

才次之亦有本立而才不足者而

克盡其實見信於人而

幾難言之矣世有言未必然

理而

必於信行未必合

據義而

必於果堅確不

其確然

移特

小人之見識

此猶不失爲自守之士乃不平而歎

人之品量雖不齊然既居位行政亦必有可比數者而算之

若今之從政者本末既無足觀言行一無可取猥居鼎鉉之

政者何如子

而歎

人之品量雖不齊然既居位行政亦必有可比數者而算之

若今之從政者本末既無足觀言行一無可取猥居鼎鉉之

斗筲之人

馬爾曾

而置之

子貢每問愈下宜

尊而下同斗筲之陋則亦

也

李子以此警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

且從何望哉

及所謂中行之士而後可以仕道今

狂者願望高進

也次於中行而終可與

蓋道非委靡者所能勝必期於有為

狂者遠而

以至於道如所謂狂者亦非卑污有所能勝心貴於有守

而守有餘不無需於激勵要皆可歸於中而與道為一

而

取狷者持守堅定而

有所不為也

雖一則志過高而行不掩尚有待於裁抑一則知不足

而守有餘不無需於激勵要皆可歸於中而與道為一

者也。我之所為處
善不己者以此

○子曰

不觀南人之言乎

基矣人不可無恒也。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

巫醫

蓋巫可以交鬼神無恒則誠有不足而神必不享醫所以寄生死無恒則業有不精而醫心不效夫巫醫賤役也且不可作况道德之微身心之重而可以無恒者預其間哉

善

夫

言近而指遠也且恒之有無不惟術業居之亦且榮辱係之易恒卦九三爻辭曰人而

子曰

無恒取羞易有明訓如此而人顧多無恒者則亦

不玩此占而已矣

苟玩其占豈不念無恒之取羞而惕然知警哉

子曰

均之處眾也同道相濟謂之和曲意徇謂之同惟和故不同惟同故不和二者相似而實異

君子

之存心也公其與人也惟據理之是非而絕無阿比之私蓋

和而不同

焉

之存心也私其與人也俱任情之狎昵而仍多乖戾之意蓋

同而不和

焉以此觀之君子小人判然矣

○子貢問曰

論人皆好惡公論

出於鄉人有人焉

鄉人皆好之何如

可為賢乎

子曰

推於人然一鄉皆好安知非同流合污者乎

未可

塗信

也又問曰

鄉人皆惡之何如

可為賢乎

子曰

賢者固不諧於俗然一鄉皆惡安知非詭世戾俗者乎

未可

信其

也蓋人品不能盡同好惡必從其類以皆好為賢必鄉人

皆善而後可以皆惡為賢必鄉人皆不善而後可以此必

則善與惡相契必無之

不如審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有可好之實與

與可惡之實與

與可好之實與

不善相違而非
苟合之行矣。

論

卷四

○子曰

人之立心公私怒
刻常相反也人而

君子

與承其職
以事之則

易事而

欲投其好
以說之却

難說也

蓋其立
心本公司

不可以非說之
禮相干苟

說之何其難而事
之何其易乎人而

小人

與居其下
而事之甚

難事而

欲迎其意
以說之却

易說也

蓋其立心
惟因其材而

器使之

說之何其難而事
之何其易乎人而

小人

與居其下
而事之甚

難事而

欲迎其意
以說之却

易說也

蓋其立心
惟因其材而

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以利欲
相嘗

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似乎近情
易與矣

及其使人也

則又存心
甚刻必

求

備人

於一焉

說之何其易而事
之又何其難乎

○子曰

人之氣象根諸心形諸外者也循天理而安舒自得謂

之泰

徇人欲而侈然自肆謂之驕

君子小人於焉判矣

君子

內省不疚自
然心廣體胖

泰也

而不驕小人

縱欲自恣不
於泰

覺氣盈自滿

驕也

不致辯於君子小人之所從來哉

○子曰

仁為人所同得不能不拘於氣質之偏柔懦而委靡者不勝物

欲之私文飾而口辯者不勝外馳之失其去仁也遠矣若夫

木訥者遲鈍不佞

是皆必有之驗不期然而然者人可

剛者堅強

毅者堅忍

木者質樸

訥者遲鈍不佞

近乎仁

者外馳其與心存不放者近矣有是近仁之資而更充之以學

豈不可與仁

為一也哉

○子路問曰 以謂之者敢問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

士美稱也必有可

以子路所不足者告之

曰 人之學有實德積之厚養之純則形諸氣象之間

必有不同者。如其情意狠到辭氣詳妙容色和悅

則平日傳性之

尊禮樂之文克治涵養之功

精中發外之效具見於斯

但合而觀之固有渾全之妙養成者時措而咸宜明

以義合當盡

箴規之道則別而施之又有各當之處審幾者因物而異用彼

朋以恩勝貴致

友 切切偲偲

馬以恩勝貴致

馬尚混而施之保無賊恩之禍

怡怡

○子曰

今之民持不得善人而教之耳善人者不忍民之漓其性而流於不孝

善惡之損半為士者又宜知之

民 而 七年

忠愛之心處富強之境不必期其即戎也即一旦有事亦可以之使

而敵

善人教

先 慄爭
之效如此

善人教民

○子曰

戰危事也必教之有事然後不得已而用之乃可以制勝而無敗倘務農講武之去不立孝弟忠義之信一旦

以不教之使

而驅之使

戰 直以民 是謂棄之

耳民可棄乎哉余何不豫教之也

憲問第十四

凡十

七章

憲問

天下事何

以憲之守有餘而才不足也告之

恥子

以憲之守有餘而才不足也告之

曰 世治而有為世亂而有

邦有道

之時不能有為而徒

然穀與夫當邦無道之時不能獨善而亦晏然穀均可恥也。

夫憲之猶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夫

子所以廣之

憲舉其所能者以相質也曰人

心有必不容遏之私如氣盈而

理得伸意者

則人欲既屈天

憲舉其所能者以相質也曰人

心之累以害我仁有能制之使

制之使不得行自非有堅忍之力者不能

牽引循環此後彼出實足為不

行焉克也

穀而

伐也氣

怒也

欲也

人於是四者有之於中必發之於外今謂

可以為難矣然外雖不行其根仍在制防消疎乘間

竊發若以語夫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之

仁則吾不敢

子母徒恃

遏欲之能而求所以去私以復理則幾矣

人於

仁則吾不知也

其言矯矯獨

○子曰凡人意所便安之處謂之居世俗

之人往往係戀於此若夫自命為士

宜但知義理之所在而不為情欲所擾矣

而猶不免於

懷居馬勢必

以欲滅

其言矯矯獨

○子曰天下之治有污隆君

義以私害公仍

與庸人伍耳

時以君則明以臣則良可以過其直也故侃侃持論而

危行時以君則明以臣則良可以過其直也故侃侃持論而

其道有變化當

時以君則明以臣則良可以過其直也故侃侃持論而

其言矯矯獨

危行時以君則明以臣則良可以過其直也故侃侃持論而

非立異也道與時合無所忌

時以君則明以臣則良可以過其直也故侃侃持論而

其言矯矯獨

○子曰邦有道

時以君則明以臣則良可以過其直也故侃侃持論而

順馬非屈已也道與時違不妨韁晦

時以君則明以臣則良可以過其直也故侃侃持論而

言則辭氣

之間稍

順馬非屈已也道與時違不妨韁晦

時以君則明以臣則良可以過其直也故侃侃持論而

○子曰

天下有甚切之情則有必至之事。父宜愛其子也。而姑息之愛非愛。是故不愛則已。如其

愛之。

必將嚴於庭訓。督以義方。問有

能勿勞者。

者

乎。

臣宜忠於君也。而將順之忠。非忠是故不忠則已。如其

忠焉。

公將時為逆耳。不憚批鱗問有

能勿誨者。

如勞以成愛誨以成忠而為父與臣之道得矣。知惟愛故勞。惟忠故誨而

爲子與君之道。不可悟哉。

○子曰

國有辭命。所以講信修睦。解紛息爭。以善其邦交者也。况鄭以小國介大國之間。尤有不可苟者。乃觀鄭之

爲命。

裨諴使草

創之。

畫其規摸。具其梗槩。馬草創矣。須博雅也。

世叔熟於典故。使討論之。

旁收曲証。考古而酌今。馬討論矣。未詳畧會宣也。官

行人

之子羽

使出其應對之長而

脩飾之。

捐其大繁。增其不足焉。如此辭意工矣。猶恐太采未具章也。居

東里之子座。

出其華國之才

潤色之。

發其光澤。俾之鮮新而命於是乎成焉。一辭命也。兼四子之長。以各效其能。且子座為相

臣知人善使而已。居其後皆善物也。宜其應對諸侯。鮮有敗事。而鄭之以弱為強。所賴於

辭命者。豈

小哉。

○春秋時鄭有子產。楚有子西。或

人欲折衷於

夫子而先

問子產。子曰。

子產為政。崇恭儉。點倉廩作

西齊有管仲。皆名大夫也。或

夫子而先

問子西。

夫子曰。能溫贊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世俗以為賢。然迹其王

號不革。書社沮封。召白公以致亂。則昧於大人。暗於知人。可知

於愛。殆矣。外之

曰。彼哉彼哉。若無所用其

也。不足取。然又

問管仲。曰。是觀人之心。服其功而

矣。子外之

曰。彼哉彼哉。若無所用其

也。不足取。然又

問管仲。曰。是觀人之心。服其功而

邑三百戶。伯氏之封邑也。桓公以仲有輔相功。

奪伯氏駢邑三百

以與仲夫與之者桓而奪之者實仲也。伯氏貧矣。能無怨乎。乃

飯蔬

食沒齒無怨言。

非心服其功何其有此

○子曰

境有順逆情有難易以常情論之當其

食

也未食不給俯仰無晉境誠苦矣

而

能安於義命畧

無怨

恨之心不亦難乎若夫

富

者氣盛往

往多驕然

而稍知義理亦

能收歛裁抑

至無

騎猶

易也不以為易而忽之則善處富矣

○子曰

以孟公綽不稱魯大夫之職故私論之

人之才德各

有所宜我觀

孟公綽

者以

之

為趙魏

之老則優

蓋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本無所捐於才則即其廉靜寡欲已足養望而坐鎮之而小政繁夫夫位高責重使才不足沒用徒恃比恬淡寡營者與其閭將何以勝任而渝快乎夫不可為滕薛大夫則不可為魯大夫明矣蓋病魯用人之不當也

○子路問

如何而後

可謂之

成人

子

就子路所可

及者語之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也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務今姑以

舍短集長增益所未至者言之

也

足以成

人

也

若

臧武仲之知

足以窮

公綽之不欲

足

以窮

理也

足以窮

公綽之不欲

足

以窮

公綽之不欲

足

以窮

公綽之不欲

足

以窮

公綽之不欲

足

以窮

冉求之藝

足以泛應也

兼此四子

之長而未能化也則又

文之以禮樂

涵養陶冶幾於中和使渾然不見

一善成名之迹粹然無復偏倚駁

雜之微是雖未可

以聖人之極至

亦可以為成人矣

既

人固貴取法乎上

而

也若等而下之則

今之成人

雜之微是雖未可

以聖人之極至

亦可以為成人矣

既

人固貴取法乎上

而

也若等而下之則

今之成人

者

又

何必然

哉庸人每見利

而忘義余苟

無信今則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馬庸人每見危

而見利思義

馬庸人每見危

而見利思義

馬庸人每見危

而見利思義

馬庸人每見危

而見利思義

馬庸人

今則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夫子此言似寬而恕之正激而進之蓋欲

人矣夫

子路勿恃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有是忠信之實則大本無虧

亦可以為成

人矣

夫子此言似寬而恕之正激而進之蓋欲

人矣夫

子路勿恃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有是忠信之實則大本無虧

○子問

衛大

公叔文子於

之

公明賈對曰

我聞爾夫子不

信乎夫

子

竟

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賈對曰

人之應酬交際必不能免若竟

以告者

非無因而

措辭之太

過也

人惟輕於言易於笑濫於取則人往往生厭

後言

則人

方樂聞其言

而不多得故

不厭其言

樂然後笑

則人

方樂逢其取

而不多得故

不厭

其笑

義然後取

則人

方樂逢其取

而不多得故

不厭其取

是以稱之過而竟謂不言不笑

不取也如賈所云文子竟合於

時仲之

子

樂人之善而又不敢輕

道矣夫

信不禁驚喜而致疑之

○臧武仲為季孫廢長立少後因為孟孫所誣斬關而奔邾後如所封之防邑請曰紇不僥失守宗

桃紇之罪不及不祀苟守先祀無廢文仲宣叔之二勲敢不避邑因立其弟為臧氏後仲乃奔齊

仲不得而求也如念先人之宗祀不可以無後則歸於魯以身請之可也又

予

論

曰臧武仲

得罪於君不得保先人之境土已去防而奔邾則後之立與不立惟魯之命

仲不得而求也如念先人之宗祀不可以無後則歸於魯以身請之可也又